

走过的路

苏双碧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Su Shuangbi

苏双碧◎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走过的路

苏双碧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Su Shuangbi

苏双碧◎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的路: 苏双碧回忆录 / 苏双碧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60-8899-2

I. ①走… II. ①苏… III. ①苏双碧—回忆录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129 号

走过的路: 苏双碧回忆录

(ZOU GUO DE LU : SU SHUANG BI HUI YI LU)

作 者: 苏双碧

责任编辑: 王 艳 孙立英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99-2

定 价: 4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苏双碧，1933年生，福建南安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马克思主义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著作32种，主要有：《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吴晗传》（二人合著，获“东方杯”纪实文学奖，增订本获华东地区图书一等奖）、《洪秀全传》、《洪秀全》（获国家图书奖）、《太平天国史综论》（获国家图书奖）等。参加主编或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革命史小丛书》、《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社会主义理论丛书》等。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Q 目录

一、离家去做童工·····	001
二、学徒工想参加革命·····	011
三、小战士·····	023
四、到省检察署当通讯员·····	031
五、在工农速成中学·····	039
六、考入北京大学·····	048
七、学生生活·····	056
八、早春天气在学生中·····	066
九、“反右派”补课·····	078
十、找“右派”和学生中的“大跃进”·····	085
十一、入党·编矿史·“反右倾”·····	096
十二、东窗事发·毕业分配·····	108
十三、一个人的单位——北京市历史学会·····	117
十四、下乡搞“四清”·····	127

十五、结婚·····	138
十六、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	148
十七、成为市委大楼的“反党急先锋”·····	163
十八、逍遥派·····	178
十九、“清队”·····	187
二十、万名干部被赶到农村当农民·····	199
二十一、临时“家庭”·····	212
二十二、离开农村来到北大·····	223
二十三、班主任·····	233
二十四、到光明日报社“掺沙子”·····	242
二十五、大地震·被派到上海当驻地记者·····	252
二十六、史学界的拨乱反正·····	264
二十七、史学研究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275
二十八、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288
二十九、为遇罗克冤案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300
三十、倡议实事求是评价洪承畴·····	308
三十一、由光明日报社到《求是》杂志社·····	315
三十二、一篇被扼杀的文章·····	326
三十三、率团访问波兰·····	335
三十四、我们这一家子·····	345
三十五、步入黄昏时刻·····	356
后 记·····	370

一、离家去做童工

1947年的春天，是一个阴霾的春天，一连几天都飘着茫茫的细雨，天气出奇地寒冷。有一天的晚餐之前，我们一大家人蜷缩着身子，围绕在一个黄泥砌成的炉灶周围，分享着做饭烧火时发出的余温。

母亲打开锅盖，面对着一大锅野菜和用白薯干磨成的面煮出来的稀粥，双手发颤。父亲明白母亲的心情，可是……父亲从锅台上拿走一只小碗，舀来了小半碗盐卤。

“一粒盐也没有了，搁点盐卤吧！”父亲无可奈何地走到锅台前。母亲说：“盐卤有毒，恐怕不能吃。”父亲迟疑了一下说，“盐卤是从盐过滤出来的，量少不会有什么事。”大哥曾经在药店打过工，他赞同父亲的说法。就这样，母亲把小半碗盐卤掺到“稀粥”里，用大勺子搅了搅，由她分配一人一碗。多少有点咸味，勉强下喉，真饿了树皮也能吃，何况野菜白薯干面呢？

就在这天晚上，我发现父亲很晚还没有睡，一个人闷坐在床铺头，下半身用一件破棉被盖着。他虽然只有四十开外，但他几乎是从踏入这世间，就经受着生活的重压。父亲还不到十岁，我的祖父就去世了，祖母自小裹脚，不能干粗重活。打从祖父去世这一年起，里里外外就都由父亲担当起来。他经营着祖父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勤俭持家，也勉强可以养活祖母。

祖父去世时，祖母还不到30岁，她没有再嫁，勤勤恳恳地充当父亲的后勤。母子两人都很精细。祖母看到乡间不少穷人一辈子打光棍，就在父亲16岁那年，向邻村傅姓买了个童养媳。父亲18岁时，祖母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母亲不识字，她没有裹脚，能干粗重活。劳动力多了，地也可以多种了。父亲为人厚道，不抽烟，不赌博，颇受乡里人称赞，他不太费力气就租到几亩好地，和母亲早出晚归，精耕细作，日子过得还殷实。

可是，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生下我大姐。此后一发不可收，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姊妹九人。大姐8岁时外出放牛，不慎落水身亡，其他八人都结结实实地活着。

我生于1933年底，是家中的老二。父亲自然知道，每增加一个子女，他的肩上就增加一份沉甸甸的负荷，但在他的感情上，却是每增加一个子女，脸上就增加一份光彩。他相信“多福多寿多男儿”是命运好的说法。因此，他情愿为了子女成天拖累，做牛做马，也从不埋怨一声。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她朴实大方，克勤克俭，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过年过节，有时买点好的，如鸡、鸭、鱼、肉等，都由她来做，做好



我的父亲苏度仁



我的母亲傅桃



我和大哥苏立秋在当年的大成小学

了她一份一份地分，先是父亲，而后是我们几位兄弟，再后就是三个妹妹。她在思想上还是有长幼和男尊女卑之分的，但不管分什么吃的，分到最后，轮到她，一定是一碗稀汤或几根鸡骨头之类的。作为她的子女，谁的心中都明白，都有一种愿望，有一天日子好过了，让父母过得轻松点。

然而，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我与大哥在大成小学读书。那时同班有个同学叫洪定林，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他中年以后去了澳大利亚，和我一直有联系，还到北京来看过我。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由于家境越来越拮据，父亲母亲都还刚是四十开外的人，但脸上的皱纹已是很深了。近几年来，虽然租种了几亩田地，但种田靠天吃饭，遇上年景好，还能过得去。去年大旱，山地几乎颗粒无收。加上不论收成好坏，租子都是照纳不误的，因为一拖欠，东家便会立即把田收回。所以，今年刚过旧历年，村里大部分家庭便断了粮。我家也不例外。

这一天晚上，已过深夜，父亲仍然没睡着。他躺了下来，可是打了几个滚，便又坐了起来。他用手摸了摸我的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以为我睡熟了，其实我并没有睡，我在琢磨父亲到底在想什么。想着想着，我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心坎里掠过一丝悲哀，因为我感到父亲今天的一反常态，似乎和我有关。我也睡不着了，爬了起来，想问个究竟。但父亲突然躺了下来，过一会儿便呼呼地睡着了。根据我的直觉，父亲要想的问题想通了，并且已下了决心。他睡着了，我也不必再去猜了，跟着我也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起床后，吃过早饭，父亲说地里没有多少活，我可以不下地了。过一会儿，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说：“实在熬不下去了，我想让你出去闯闯！”我已经不感到太多意外，但猛然一听，还是感到很突然很难过的。

我与小学同学洪定林一家合影



“给爸爸分点忧，出去找点事做，有一口饭吃也比窝在家里强。”父亲声音低沉，显得有点痛苦。他好像很希望听到我痛快的回答，又好像害怕听到我痛快的回答。此时此刻，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尽量把突然、痛苦、悲哀掩饰起来，明确表示要听父亲的安排。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邻居大叔在养路段做工，那边还要人，他愿意把你带去。”并说：“你今天就不用下地了，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大叔来带你走。”我本想打听一下那边的情况，可抬起头来，母亲正站在那边掉眼泪，父亲也在揉着眼睛。我取消了打听什么的念头，反过来对父母说：“你们尽可放心，什么脏活重活在家里没干过，我能受得了。况且，还有邻居大叔呢！”

就这样，我被推进了黑蒙蒙的社会。这一天，我没有下地干活。吃过早饭，我到屋前屋后转了一趟，就像要永久告别家乡似的，总有点留恋。我的家是一座住有五家人的大杂院，乡下称这种房子为五间张大厝，整个结构是正座有五间，即中间一厅，左右各两间偏房，仅接着是左右两间厢房，下面又有一厅四房，坐向和正厅房相对。换句话说，就是两厅十房。厅是公共活动的场所，十间房间分成五家居住。这五家都同一个姓，是同祖同宗的堂兄堂弟、堂叔堂侄。我家住一间偏房一间厢房。从整体看房子规模不小，也有点气魄。据说是上几代人有个从南洋回来的族亲出资盖的，但到底是哪一代人，是什么名字，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房子坐南朝北，论方向似不太得体，一般乡下的房子都讲究坐北朝南。不过从地形走向看，却是风水先生称颂的宝地。屋后是一座小山，屋前一片不小的平地，显得很开阔。右边东去几里地，就是当地有名的葵山，左边西北角是风景秀丽的梅山，闽南古刹雪峰寺就在此山间。房子的正门有大理石雕刻的一副对联，以葵山、梅山引题，右联是“葵岫来龙钟福地”，左联是“梅山高拱起文生”，横批是“阜阳传芳”。当时能择下这对联，说明房屋的营造者还是有点文化水平的。他大约希望借葵山、梅山的龙脉，苏

氏后人能“起文生”。可是世代代，自他以后不知又过了多少代，反正自我父亲上溯几代，不但没有出什么秀才、贡生的，就是民国以来几十年间，也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甚至连中学生也没有。实际上，在这个宅第里居住的五户人家，已经习惯了世代文盲的现实，很少再有人把这副对联当作向往的未来。我在离家之前走到这门前，领略一下这副对联，也不过是作为对故乡的眷恋而已。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这次离家当成阔别。

第二天凌晨大约三四点钟光景，邻居大叔便来领我走，父亲、母亲和大哥把我送到大路边上。从家门前到大路边大约有二三百米，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谁也没有说话。母亲一直抓住我的手。虽然还不是生死离别，但我虚岁活到15岁，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临别的时候，父母和大哥终于憋不住哭出声来。大哥哽咽地说：“试试看，真不行就回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它给我留了退路。

我家的大门



告别了，我随着邻居大叔走上大路，父母兄弟一直站立在路旁，我每走十多步就回头看看，一直到他们的人影被黑色的夜幕吞没了，我才真正的上路。

从家乡到养路段，大约要走六七十里。邻居大叔说，争取在午饭前赶到工地，否则中午饭就没有着落。并说早晨八九点钟，泉州的南门常有公司的汽车到养路段，赶上了就可以少走许多路。这些都是他之所以要一大早赶路的原因。

进入泉州西门，早市已经开张，邻居大叔买了两个萝卜饼子，他说随便吃点，充充饥。我们一边吃一边走，穿过西街，走钟鼓楼方向，顺中山路直下。这是我第一次到泉州，虽然为生活奔波，无心领略城市的风貌，但泉州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的楼房、街道，甚至叫卖的菜担子、奔忙的黄包车等等，都使一个像我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穷孩子感到新奇。8点钟左右，我们出了南门，邻居大叔让我在马路边上的石板上坐下休息，说自己去去就来，一再交代不让我随便走动。

过了半个时辰，邻居大叔回来了，他说我运气好，果然遇上回程车。我们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一辆显得非常破旧的货运汽车就停在我们跟前，司机瞟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叫我上车，我和邻居大叔都紧挨着司机坐着。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汽车。虽然是艰难的挣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我，这时却产生出一种油然宽慰的心理：不管怎样我也坐上汽车了，一路上情绪一直处在激奋之中。但是，汽车毕



我的大哥苏立秋

竟是太旧了，在一个斜坡上，汽车抛了锚，发动机失灵。司机拨弄了好半天，还是不灵。邻居大叔让我下车，他说推推看行不行。可司机摇了摇头说：“光靠你们二人推不行。”那怎么办？我也有些急了。恰在这时，三个放牛娃正赶着牛朝这边走来。司机向他们招了招手说，帮我把车推上山坡，每人一个银毫。三个放牛娃走过来，二话不说就去推车。我和邻居大叔也过来一起推，靠五个人的力量，果然把车推到山坡上了。司机果然掏出三个银毫，每人发给一个。这件事又一次震撼着我，推了几分钟车就能得一个银毫，这个银毫至少可买上两三斤盐，像我们一个十来口人的家就有一个月可以不吃盐卤了。不知为什么，我又感到天地宽阔了。思想的深处闪过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再混不下去也可以到这里推车。其实，这是不切合实际的，随后司机对我说：“因为这辆车太破了，谁也不愿意开。公司才规定，每出来一次可以有五个银毫的推车费。不过，不是不得已，是不会劳驾他们的。原先这个山坡有许多推车的孩子，现在没有了，说明实际上经常是无车可推的。”司机的一席话，像一盆冷水泼过来，于是天地又变得不那么宽阔了。

10点多钟的光景，我们终于来到养路段。正在路边干活的十来个工友，都过来和邻居大叔打招呼，顺便也和我点头示意，表示欢迎。邻居大叔从地上拣了个抬筐和一根竹棍，拉着我去干活。我即和他一起把土从地上抬到公路上去。这种活在家乡常干，加上邻居大叔让我一大块抬杠，因此并不感到太吃力。中午开饭时，是由炊事员煮好送到工地上的，白米饭保证吃饱，蔬菜很简单，因为近海，有时还有一些杂鱼杂虾。对于我来说，有一碗饭吃就可以了，对蔬菜，我并不太在意。想到在家里要吃一碗白米饭，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因而对这里的生活自然也就较容易满足。

我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考核就被留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个包工段定额是25人，而实际上这里的工人只有13人，

其中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童工。包工头愿意用童工，是因为童工只付一半工资，上报名单时并没分清成年工和童工。况且，所有童工年龄都被写成18岁。这样，包工头又可以从童工身上赚去一半工资。据说，还有几天，公司要下来核准名单，至少在人头上大体还得说得过去。这便是包工头抓紧接受几个童工的原因。

晚上，邻居大叔把我安排和他睡在一起，这可能是为了履行他答应要照顾我的承诺。可是，没几天，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大叔几乎天天晚上都很迟才回来睡觉，基本上都是我睡熟了之后他才回来。我心里很纳闷，有一天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没有回来。不知他干什么去了，越想越害怕。说实话，这位邻居大叔离家已经有三四年了，村里好像都把他忘记了似的，没有人说过他有什么发迹，也没有人说过他有什么劣迹。他话不多，家里只有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弟弟，很久才回家看望一次，住上一两天就走了。平心而论，不管是在工段上，还是离家的一路上，他对我都是热心关照的。他的彻夜不归使我心急。第二天去工地的路上，邻居大叔还是和我一起走，我发现他眼神迟滞，面容憔悴，就问他昨晚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个究竟。还是干活中间休息时，一位工友告诉我，邻居大叔昨晚在赌场上预支了两个月工资都输光了。那个工友说：“赌场是包工头开的，天天聚赌，这里的成年工人没有一个不被拉下水的。赌输了就预支工资，往后干活就都是白干的了。”原来如此。我走到大叔身边，想劝他几句。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和其他输了钱的赌徒一样，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再也不赌了，再赌就不是人。”可是，没有过几天，晚上照样回来很晚，他又去赌了。这已经是习以为常。但这件事，不时在我心中浮起惶恐，因为我想到有句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种地方待久了，肯定也会使自己变黑的。

我知道这里的情况后，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终于憋不住了，觉得必须离开这里，否则自己也会被卷到黑水坑里不能自

拔的。一天清晨，我把离开这里的想法告诉大叔。大叔说：“你走吧，我已掉到水坑里了，不能让你也掉进去。可是你到哪里去呢？”说实话，到哪里去，我自己也没想好，第一个念头是回到家里，尽管家境不好，至少喝稀汤也喝得坦然，一家人在一起也有天伦之乐。父亲是个明白人，知道这里这么乌烟瘴气，也不会让我待在这里的。

邻居大叔和我说完之后，就去找包工头，说是家里捎来信，我父亲生病，要我回去。包工头给我算了一个月的工资，共两个大洋。吃过早饭，大叔把我送到路边。我劝他不要再去赌博了，干三两个月，把钱还清了，离开这里去找个好点的工作。大叔眼帘发潮了，他说这个念头不知想过多少次了，可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呢？几分钟后，他在路边帮我拦了一辆汽车，让司机把我带到泉州南门桥头，因为汽车只到那边送货。于是我告别了邻居大叔，也告别了我离家后第一个打过工的工地……